从前的我们,凡事只追速度、效率,一味求快,恨不得跑得比闪电还快。如果不是这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车之旅,我们不会邂逅天南地北的年轻雪友,分享各种趣事……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行程,牵出过往无数的美好回忆。珠穆朗玛峰此生虽无缘登顶,但每个人心中的那座珠峰却近在咫尺,梦想成真不是难事……

雪都的绿皮车

◎刘妍

硕士毕业那年,我第一次乘坐绿皮车。这趟Z21次列车,从首都北京直达西藏拉萨。凌晨三点收到候补成功的通知,我激动得辗转反侧。终于有机会试试,我究竟能到最接近珠穆朗玛峰的什么地方?抵达大本营后,戛然止步,望峰莫及——我意识到个人能力的上限,来不及与珠峰说声“再见”,挥挥手,匆匆别去。

第二次乘绿皮车,是和伙伴们在新疆阿勒泰的富蕴县。与女教师、女驯马师相拥作别后,我们一路奔跑,气喘吁吁登上了K9752。同行的那位“大长腿”同学眼疾手快,在发车前10分钟,把我们四人的无座票,紧急改签成了上铺席位与硬座座位。火车徐徐驶出车站,车窗外茫茫白雪,定居东北的“小土豆”素来多愁善感,望着这片分不清天际线的苍茫雪景,随口吟出《红楼梦》第五回《飞鸟各投林》中的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干净的何止是天地雪景,我们四人的内心也前所未有地放空沉静。近6个小时的漫长车程,该如何打发?我上下打量着车厢:下铺床底、车厢连接处、过道上方行李架,目之所及,随处都是一袋袋黑色长条形滑雪板袋。而来回穿梭的乘务员一遍遍叮嘱乘客妥善安放滑雪板,以免磕碰、绊倒、误伤他人。

我在上铺无法坐直的矮小空间,格外压抑、约束,又懒得爬高走低、避让行李,索性坐在过道折叠座椅上。小伙伴们见状,从不同车厢不约而同聚到我身边。在狭小的空间里,我们举杯小酌,闲话漫聊。或是酒精助兴,伙伴的话匣子一旦打开,机关枪似的“突突突”……我静静聆听,几乎插不上一句话,脑壳拨浪鼓似的来回转动,用心倾听他们畅谈心事。车厢里的气氛瞬间被我们点燃了,寂静被打破,欢声笑语一度占据主流。不知何处传来的鼾声,也淹没在了众人的七嘴八舌中。

一位年轻人,双手捧着刚加了热水的方便面,从我们身边经过。同学超侠仰头猛喝一口酒,说:“好久没吃方便面了,真想抢过来据为己有。”话音刚落,我们都乐了。直率可爱的超侠,恰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平日里我们都嫌弃油炸食品,可在慢悠悠的绿皮车长途中,一口方便面竟成为我们共同的心头好。一旁正在整理滑雪板的小妹妹嘀咕:“我也想来一口。”见状,我主动与眼前眉清目秀的小姑娘搭讪。她告诉我,前两天来可可托海滑雪,返程的机票早已售罄,转念一想,“搭乘绿皮车也不错,躺上歇一会儿便能到乌鲁木齐。”

“我是山西人,每年都来雪都滑雪,现在已升到中级水平,双板变单板。”小姑娘的眉眼间满是喜悦和自豪。初级到中级,双板到单板,她的滑雪技术如同身形一般,一年比一年稳健,一年比一年精进。

从前的我们,凡事只追速度、效率,一味求快,恨不得跑得比闪电还快。如果不是这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车之旅,我们不会邂逅天南地北的年轻雪友,分享各种趣事。谁能想到,平日里处在美食鄙视链底端的方便面,竟能瞬间勾起异乡旅人的兴致。

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行程,牵出过往无数的美好回忆。珠穆朗玛峰此生虽无缘登顶,但每个人心中的那座珠峰却近在咫尺,梦想成真不是难事。小酌的微醺,让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明天,在雪都的绿皮车上,我们找回了初心。歌曲《小美满》从低吟、清唱,如一滴水汇入额尔齐斯河那般,逐渐汇聚成车厢里的多声部大合唱,天地间的青春之歌,是远方最亮的那抹红。

我的阿勒泰 我的青春卷

——献给逐梦青年

◎王娥香

我来自繁华的都市
但我已不是过客
我是阿尔泰山的孩子
这里的风
能把历史雕琢成岩画
这里的雪
能落在肩头,拓印成勋章

我来自江南的烟雨巷
却深深眷恋阿勒泰的雪线
蜿蜒的额尔齐斯河水
吟唱着草原的牧歌
吟唱着可可托海的珍藏
唱得我心中满是热望

小时候我问奶奶
“山的那边是什么?”
奶奶指着国境线上的界碑说——
“孩子,这是咱家的院墙。”
如今我懂得
这就是家国不可逾越的底线
这底线
守着咱烟火可亲的家
护着咱寸土不让的国

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风是烈的,雪是白的,奶茶是滚烫的
我们是阿勒泰的孩子
血脉里奔涌着千里山河

翻开“五四”的史册
百年前的今天
北京青年在天安门前立下爱国誓言
而金山儿女策马扬鞭
以马蹄丈量,以初心守护
祖国西北之北的辽阔

他们没有传单
却把爱国誓言镌刻在桦树皮上
定格永恒
他们没有讲台
却把信仰的灯火点燃在草原上
照亮山河
他们深情告白这片土地——
觉醒,也是边疆儿女共同的心声

那一年,兵团的第一犁,犁开戈壁的荒凉
那一年,护边员的忠诚,挺立成大漠的雪梁
他们用最朴素的情怀注解了——
什么是“守土有责”,什么是“国之栋梁”
原来“五四”的薪火早已越过万水千山
在克兰河畔,在友谊峰下
熊熊燃烧,从未熄灭

今天
我站在将军山滑雪场
以飞翔的姿态,致敬百年青春热血
今天我走进辽阔夏牧场
捧着平板电脑
帮阿帕直播奶茶的醇香
我们不必再抛头颅、洒热血
却要在喧嚣尘世里
守住一颗像喀纳斯湖般澄澈的初心
我们要把青春的论文
写在广袤戈壁
写进莽莽林海
写在每一颗紧紧相拥的石榴籽上

有人说
阿勒泰太远,远到天边
我们却说
阿勒泰很近,近到与中南海心脉相连
既然祖国把绵长的西北防线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必回馈祖国一方——
最平安、最和谐、最温暖的边疆

我们是阿勒泰的逐梦青年
立志坚守在祖国的界碑旁
如果远方呼唤我
我便奔赴远方
如果高山召唤我
我便挺立成高山

“五四”的旗帜下
我们不说豪言壮语
只铺展青春的画卷
以雪山的名义,骄傲宣言——
你看那漫着石榴香的山风
吹过北大的红墙,也吹过我的青春梦想
风是同源的风,心是同向的心
我们同在家国谱系里
书写各自的时代华章

让我们把青春根植阿勒泰
让理想繁茂成森林
让信念巍峨成雪山
让祖国清晰地看见
在西北之北,有一群热血青年——
正向着民族复兴的明天
把《义勇军进行曲》放声高唱

金山流水

我对榆树的念想,从懵懂童年一脉绵延至今,榆树的活法、榆树的结局,我都已感同身受!念起榆树,念起榆树皮,念起漫天纷飞的榆钱——当年未完成的诗,终化作从容质朴的散文;当年齿颊留香的人间美味,时隔多年,依旧在心底溢着鲜香。

诗歌与美食

◎克兰

我对榆树的念想始于童年,那时,农村娃喜欢削去榆树表层粗硬的老皮,取内里软韧的放进嘴里嚼——口感黏滑,透着一丝淡淡的甜,饿了多少还能充饥。来到新疆后才发现,这里的榆树比家乡多得多,而我再也不曾伸手剥过一块榆树皮。

将军山下的地区第二高级中学老校区,长着许多上了年纪的榆树,年年开花结果。有一年春天,课后我闲坐在操场边的榆树下,灵感忽至,一气呵成写下那首《黄昏,踢足球的孩子们》。后来一直想再写首有关榆钱的诗,几次提笔,终究未能如愿。

待走遍南北疆各地,看过形态各异的榆树,我的心境也悄然转变,不再执念于那首未完成的诗,反倒愈发偏爱榆树喜光耐旱、耐寒耐贫瘠的天性,欣赏它不择水土、防风固土、历岁月而长青的品格。当这些“亮点”集于一身,这般谦逊内敛的榆树,更让我念念不忘。

回望当年校区那几棵榆树,它们静守一方土地,或簇群相依,或孤然独处,年年借着飘落的榆钱繁衍生息。每到五月,随风飘散的榆钱四处零落;有幸落地扎根的,便能觅得安身之所,来年抽芽成苗;无缘落脚的,最终归于尘土,化作春泥。当初我执意想把榆树宿命般的际遇写入诗行,却未曾懂得,这本就是冥冥中的安排。那时我二十余岁,课堂上给学生讲元素周期律,课余倾尽心力打磨诗作《五月,榆钱飘落的季节》。元素的微观世界与榆钱的宏观世界,化学的客观世界与写诗的主观世界,彼此本无关联,却被我刻意糅合相融。纵使绞尽脑汁反复斟酌,终究未能成稿——如今想来,恰是应了那句“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何不曾转念,改用散文落笔呢?那时,我一心沉浸于诗歌创作,只把榆钱当作精神隐喻,眼睛只盯着一个“钱”字做文章,忽略了榆钱作为果实和种子的本真初心。后来,邻居大娘采了新鲜榆钱,做成春饼赠予我,这才恍然悟出两种心境、两种世界观的落差:我将榆钱视为写诗的素材,大娘却把它当作时令鲜物做成美味,究竟哪一种,更藏着人间诗意?

多年后,我离开讲台,步入机关任职。在适应了新环境之后,又动了写诗的念头。想起曾经居住的楼宇后方,水泥地面与砖墙之间裂开一道狭长缝隙,年年总有榆钱飘落其中,来年春天便有细小榆树苗破土探头。按常理,环卫工人清扫时自当将这些树苗连根拔除,可偏偏有一株侥幸留存,成了漏网之“榆”,转眼便长得枝干茁壮,三年光景已然高过三层楼顶。为此,我在《房后的榆树》一诗中这样感慨:在砖墙和房檐的歧视下/榆树漠然壮大起来/榆树开始俯视房顶的荒芜//榆树闯进我们的生活/成为坚韧不拔的形象。

这般从夹缝中倔强生长的榆树,并非个例。更多的榆树扎根在山坡、路边、田角、河岸,默默投身山野绿化,凭一身坚韧品性蔚然成林,防风固土,涵养一方生态。不过,比起松树和桦树,榆树在树形风姿上确实稍逊一筹。我们日常所见的圆冠榆、大叶榆等,多是后期引进、品种改良而来。而育苗、扦插、嫁接这类人工繁育方式,于早已适应自然生长的榆树而言,显然是多余的。

榆树只凭自身结出的榆钱,以最朴素的方式“广种薄收”,自然繁衍、维持种群平衡,也成就了一道难得的风景。那些伫立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榆树,更被列入古树名木名录,受人悉心守护。当我将这份对榆树的感悟以诗文笔调发在网上后,竟很快收到“榆木脑袋”的戏谑评价。榆树满身品性优点,怎么就因木质坚硬、纹理粗糙、不易雕琢,便被冠上这般戏称;更有“榆木疙瘩”一说,同样牵强失礼。不过,生气归生气,也当保有一份文化底气——如今旧木器市场上,正宗老榆木家具很受追捧。相较于红木、花梨木等名贵木材,榆木家具价格亲民,以平实成本便能兼得实用质感和古朴文韵,这般好物,又何乐而不为?

我对榆树的念想,从懵懂童年一脉绵延至今,榆树的活法、榆树的结局,我都已感同身受!念起榆树,念起榆树皮,念起漫天纷飞的榆钱——当年未完成的诗,终化作从容质朴的散文;当年齿颊留香的人间美味,时隔多年,依旧在心底溢着鲜香。

这风,掠过沙尔布拉克,在绵长边境线上,镌刻下一颗滚烫赤诚的中国心;这风,也拂过一代代戍边人的肩头,将他们毕生的坚守,凝作山谷深处一座永不褪色、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

阿拉善的风

◎何霖

阿拉善的风,是时间的刻刀,也是历史的回响。它从阿尔泰山南麓的隘口奔涌而出,裹挟着远古的驼铃余韵,掠过浩瀚戈壁与连绵群山,在苍茫边境的每一道褶皱里,刻下永恒与坚守的诗行。风起时,天地失色。这风,全无半点江南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柔婉,唯有一股席卷八荒、撼动万物的磅礴伟力。它搅动漫天流沙,化作缓缓涌动的金浪,漫铺四野;它裹挟碎石,在大地上撞击出“风吹石头跑”的戈壁交响。 阿拉善的风永不停歇——全年三级以上大风肆虐超过五个月,年均降水不足四十毫米,而蒸发量百倍于降水量,冬夏温差可达六十摄氏度。这片被称作“绿色禁区”的土地,一切严酷与苍凉,都由长风的咆哮率先宣示;一切坚韧与生机,也在长风的磨砺中悄然淬炼。

这看似要涤荡一切的烈风,从未磨灭生命的微光,反倒淬炼出大漠最坚韧的生灵,铸就了最赤诚的戍边之志。风中有榆树的铮铮风骨。派出所院内,三十六棵榆树是狂风的劲敌,也是大漠的知音。当沙尘暴铺天盖地吞噬四野,榆树便以一种近乎亘古的悲壮傲然挺立——枝干如戟,刺破风沙;根系盘虬,深扎戈壁,似在天地间撑起摇撼风沙的傲然风骨。

这场风与树的对峙,牵出边塞大地的历史烽烟。忆霍去病率铁骑踏破大漠,扬鞭收复河西;诵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绝唱;感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长风为伴、乡愁为引,终落脚开都河畔,续写家国相依的动人史诗。 榆树的傲然挺立,恰似历代戍边将士的不朽英魂,于猎猎长风里铮铮作响,万古长存,从未褪色。

风中有骆驼的浅浅足迹。它们是戈壁的无言诗人,以蹄印为墨,以旷野为纸,在四季轮回里书写着一曲绵延不绝的边塞诗章。春,它们于风中感知湿度的细微更迭;夏,以双峰蓄存甘霖,抵御烈日熔炉般的炙烤;秋,在沉沉夜幕下静静反刍孤寂;冬,身披满身霜雪,化作移动的山峦,在茫茫雪原间寻觅生命的给养。骆驼的隐忍与笃定,与西北之北戍边人的品格同出一脉——同样身处极致严苛的天地,同样面对无边无际的孤寂,他们辨前路、守本心、蓄心力,年复一年巡守在广袤辽远的边境线上,把孤寂熬成使命,把苍凉守成家园。

而风中最厚重、最深沉的回响,永远属于今日的西北之北戍边人。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雄浑苍凉间,深藏着常人难以体悟的清苦。 登高远眺,阿拉善边境派出所寂然伫立在荒漠腹地,与长风为伴、与风沙为伍。人长久置身这般苍茫辽阔的天地之间,心底自会生出一份难以言喻的悲壮与悲悯,更会生出一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赤诚与担当。风沙是此地永恒的访客,它既能击落运输车的挡风玻璃,也能将车身打磨成斑驳的“花脸”。人处其中,恍若微尘浮沉,身形虽渺小,风骨却愈发坚韧。历经岁岁风沙洗礼,戍边人的忠诚早已坚若磐石。他们紧盯边境辖区的每一处细微异动,守护界碑的庄严神圣,在漫天荒漠沙尘间,彰显着新时代戍边人的使命与担当。 他们的身影,承续着“醉卧沙场君莫笑”的豪迈胸襟,激荡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凌云壮志,更平添了一份于烟火岁月中与风沙朝夕相伴、默默相守的赤诚与恒久。

阿拉善的风,亘古不息,吹过古战场,吹过胡杨林……如今,正温柔拂过藏蓝制服的衣角,掠过猎猎招展的五星红旗。这风,是磨砺,是考验,是历史的低语,更是时代的脉搏;它吹过戈壁,吹过群山,吹过绵长的边境线,道尽一个永恒的真理:世间最壮丽的风景,永远与最艰苦的守望相依;人间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始终扎根在最苍茫辽阔的土地。风过千里边塞,山河无恙,边关永固,每一缕风,都在诉说着坚守的意义。

这风,掠过沙尔布拉克,在绵长边境线上,镌刻下一颗滚烫赤诚的中国心;这风,也拂过一代代戍边人的肩头,将他们毕生的坚守,凝作山谷深处一座永不褪色、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历经岁月洗礼,这丰碑愈发熠熠生辉,永远照亮这片苍茫大地,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

人间阿勒泰

◎海鸥

我们到阿勒泰时,是从准噶尔盆地的苍茫戈壁一路向北而来。当视线被连绵的雪山牢牢锁住,目之所及,再无半分杂色。清风挟着松针与冰雪的清冽,一辆略显陈旧的越野车缓缓停在身前。车窗摇下,露出一张被长风烈日淬炼得黝黑质朴的面庞,眼角褶皱里尽是岁月风霜,而那眼神却亮得像喀纳斯的湖水。他热情招手,带着浓重的乡土口音说:“上来吧,我来接你们。”帮我们拉行李的哈孜大叔,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草原,更懂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车窗外景致悄然流转,柏油路渐变为蜿蜒盘旋的山路。大叔娓娓道来沿途风光——阿勒泰的灵魂是千年雪峰融水,碧水自群山之巅奔涌而下,穿峡谷、绕草场,默默滋养着大地万物。河水澄澈见底,河底碎石泛着温润柔光;岸边,白桦与云杉错落共生,春夏叠翠葱茏,秋冬鎏金漫野,各有风情。

车子停到一片开阔草场,彼时天光正好。无垠草原像无边的绿绒毯,一路铺到雪山脚下,成群牛羊似散落的珍珠,悠然啃食着青草。远处炊烟袅袅,洁白毡房点缀碧野,宛若流云落满人间。牧人策马驰骋草原,马蹄踏过青草,脆响清越悠扬;绵长牧歌随风漫荡,穿林莽、越山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原木搭建的小屋错落排布,尖顶覆着茅草,炊烟自烟囱缓缓升起,与山间云雾温柔相融。阳光倾洒木屋院落,鸡鸣犬吠相和,孩童嬉闹声声入耳。我们走进大叔家整洁雅致的毡房,地上铺着色彩斑斓的羊毛毡,墙上挂着绣有羊角纹样的精美挂毯;正中火炉燃得正旺,铜壶里的奶茶咕嘟嘟冒着泡,浓郁奶香混着茶的醇厚,扑鼻而来。大叔的妻子阿利亚大妈端来粗瓷大碗,盛满滚烫奶茶,暖意直浸心底。刚出锅的包尔萨克外酥里软,奶疙瘩酸甜适口,都是阿利亚大妈亲手做的。清水慢煮的手抓肉,肉质鲜嫩;熏马肠更是草原特色,烟熏味十足,越嚼越香。

席间,哈孜大叔拿起冬不拉,轻拨琴弦,浑厚歌声在毡房内缓缓流淌。民谣吟唱着草原、雪山、牛羊与爱恋,旋律苍凉悠远,如山风漫过岁月,直抵人心。众人伴着乐声跳起《黑走马》,小小的毡房里笑语盈盈,没有陌生疏离,只剩家人般的温情脉脉。午后,我们继续向深山前行。沿途风景愈发清绝灵动,穿行郁郁苍苍的林海,松针铺地,宛若柔绒厚毯,风过林梢带来松脂的清香。这里一步一景,一日四季——山脚下暖阳和煦,山顶却云雾缥缈,偶有雪花零落,清冽又浪漫。

哈孜大叔总能寻到隐秘绝佳的观景台,停下静待我们赏景。他从不催促,也不敷衍,只静静站在一旁,轻声指引:“看,那是雄鹰,草原的守护神。”“听,河水在唱歌!”循着他的指引,我们邂逅无数绝美风光:晨雾缭绕的禾木村,木屋与炊烟缠绵交织,白桦林被晨光镀上鎏金,像童话里的秘境;夕阳浸染的喀纳斯三湾,湖水漾着粼粼金波,漫山层林尽染,碧水倒映,天地间静谧安然;夜幕下的草原远离城市喧嚣,银河澄澈璀璨,繁星点点缀于丝绒夜空,流光闪烁,连晚风也变得温柔缱绻。

在阿勒泰,时间仿佛被悄然拉长。清晨自然醒来,一碗滚烫的奶茶,就着酥软的包尔萨克,暖胃亦暖心,整个人都踏实了。午后找片空地躺着晒太阳,看流云漫卷天际,听清风穿过白桦林,树叶簌簌作响。偶尔和旁人闲谈,他们讲起小城旧事,性情淳朴真诚,眼眸澄澈,比山间湖水更干净纯粹。时间倏忽而过,离别那天,依旧是哈孜大叔帮我们搬运行李、驱车送至车站。他再三叮嘱:“路上注意安全,以后有空,一定再来阿勒泰。”此行本只为奔赴山川盛景,却意外收获了一份真挚情谊;本只想领略异乡山水的清旷悠远,却被大叔的热忱与善良治愈了所有。车子驶离阿勒泰,窗外雪山、草原、毡房渐渐远去。可阿勒泰的长风,吹散了城市的疲惫;阿勒泰的碧水,涤净了心底的俗世浮尘;那位大叔,像一盏暖灯,照亮了人世间最温柔动人的风景。

地址:阿勒泰市红墩路296号 编辑部:0906-2315197 邮编:836500 广告经营许可证:10011-03 广告发行部:0906-2315709 印刷:阿勒泰地区泰昇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厂址:阿勒泰市解放路七区59-1号 全年定价:228元 零售价:1元